

眩目的云彩

叶辛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L247.5
6000

长篇小说——中国——39

眩目的云彩

叶辛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眩目的云彩

作 者:叶 辛
责任编辑:周鸿铸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:南京 7214 工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8 插页 2
字数 170,000 1995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503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820-3/I·783
定 价:9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飘风不终朝，
骤雨不终日。

——老子《虚无》

人事有代谢，
往来成古今。

——孟浩然《与诸子登岷首》

作品蕴藏最深的思想——超过了某种作品乃至许多作品的思想，必须在原型象征物中去寻觅……

——勒斯利·费德莱尔
《当代文艺研究成果》

本文作者郑重声明：《眩目的云彩》中所有的人物，均含有象征的意味。至于这些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究竟象征些什么，则只得由读者诸君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了。如若有年少而不更事或不愿费神的读者看不出什么名堂，那也无伤大雅，把它当作一个故事去读，也是不费咀嚼的。谢谢！



摄影：速泰熙



辛，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。中学毕业时遇上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，于1969年早春去贵州山乡插队，一呆就是十年又七个月。这段丰富而又跌宕的经历使他和文学结了伴，守着茅屋里的煤油灯，他拿起笔来写起了小说。1977年他的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问世。此后笔耕不辍，前后十几年工夫，共出版三十多本书籍。其代表作有《蹉跎岁月》《家教》《孽债》等长篇小说。

他曾是第六届、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现任上海市人大常委，上海市文联副主席，全国青联常委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，但他归根结蒂是个作家。

责任编辑 周鸿铸

封面设计 速泰熙

1

翁笑安家要出事……

栖水翁家大户有麻烦……

满耳里嘤嘤嗡嗡的声气，怎么尽变成了这样两句话呢？

是啊，在有六七千户人家、三万五千人口的栖水，人们是习惯于把他翁家看作社会和时代的晴雨表的。

莫非他翁笑安家正潜伏着危机，酝酿着一场风暴？

笑话，这怎么可能！

翁笑安承认，在家庭日趋小规模化的今天，和一般意义上的家比起来，他的家实在是个大家庭，不仅人口多达十几个，就是住房面积，也比通常的现代家庭要大得多。在省城里，四室一厅的房间算大了吧，可同他家比，

那只能算小巫见大巫。家虽说大，但从显示出来的一切征候和迹象看，运作是正常的呀，关系是融洽的呀。莫说经济上没啥问题，就是在事业上，三个儿子也都是各得其所，生活得相安无事，有的甚至还干得生气勃勃，很红火哩。

那么他的心绪何以烦躁不已、忐忑不安呢？那么他的耳膜里何以营营扰扰嘈鸣不绝呢？当真是将至耄耋之年、垂垂老矣？哦不，这一点他是决不承认的。他仅七十五岁，从长寿的角度看，他只能算老翁中的小弟弟，且耳不聋眼不花，思路敏捷而清晰，行事麻利而又果断，一下子就能看透问题的实质。他的最大特点恰恰又是一般青年人所没有的，那就是简明扼要，干脆利落，永远不会感到满足。

风吹起了铝塑窗帘，“啪达啪达”作响，没人去拨动操纵杆，客厅里的光线晦暗下来，那定是水哥寨峰巅又笼上了乌云。

要在往常，午睡过后，在客厅里会过来客，翁笑安便会感觉困乏，眼皮想耷拉下来，沉吟般地歇息片刻，可今日他端坐在沙发椅子上，双手抚着椅圈，目光炯炯地盯着不时扬起又垂落的窗帘，神情显得格外亢奋，丝毫也没平时的倦意，只是耳膜里鼓胀得凶，紧张的同时感到心悸。

都是雪光带来的消息使他气成这个样子。真是天下奇闻，是老同志的奇耻大辱，是堕落的典型：贺文朴不是在步进花园时被门槛绊了一跤，跌下去时迸发心肌梗塞死的，他是在同小保姆荒唐风流时发病，老伴儿走进时人已断了气。一切全给那可怜又可恨的文朴老伴瞒过去了。翁笑安愤怒的是他参加了这样一个人的追悼会，由于路程远，又得走不少路，再加上伤心，他是坐着护理车去的。又一位老同志故世，死

得又那么突然，翁笑安着实难受了好几天。

此刻他想起这一切就觉得恶心，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，一个身居高位几十年的老干部，一个受党培养教育多年又多年去教育培养一代一代中青年干部的人，竟同一个来自乡下的小保姆弄出这种事来。更为荒唐的是，这件丑事还是贺文朴的老伴孔月洁一手策划安排的。人怎能下贱到这样的地步啊！人怎能无耻丑恶到连禽兽不如啊！

翁笑安眼前不时掠过雪光吞吞吐吐、一边说一边窥视他的反应的神态。那些细节，那些对话，那些个动作，如今肯定在一个很大范围内传开了。是人，说的時候，都觉得不好意思，贺文朴家两口子竟做得出来。那是另一个贺文朴，那不是翁笑安熟悉了解的贺文朴，至少也是一个变了的贺文朴。狗日的他若还活着也该拖出去枪毙了。

翁笑安咳了几声，一股热烘烘的气息直冲胸膛。他知道自己付度着付度着又激动起来。他没法不激动，没法不气恼，他是人，是个血气未息的老同志。他对改革开放是举双手赞成衷心拥护的，只有这样，国家才会有活力有生气，才会兴旺发达、蒸蒸日上。各种各样的消息和新的社会现象奔涌而至地传到他的耳朵里，出现在他的眼前，在他不动声色地苦思冥想时，他的心底深处，也不是没有忧虑的。传统遭受着冲击，以往的价值观念、伦理观念、道德观念在愈来愈年轻的一代人中间整个儿变了。这种剧烈震荡般的变化，会不会导致剥削，导致新的贫富不均，被一些正直的坚持传统的人斥为卖国？更加难以设想的，则是意识形态上的那些东西，不管承认不承认，诸如色情、卖淫、嫖娼、吸毒等等丑恶现象，确是沉渣泛起般地出现了。如今竟已渗透到了像贺文朴这样

的老同志身上，浸染了他的灵魂，毒害了他的肌肤，甚至至于把他整个人也摧毁了。翁笑安坐不住了，他扬起了手，嘴巴张了两张，才喊出声：“常田，常田！”

客厅门口人影一闪，大儿媳廖冰莲迈着碎步来到跟前，委婉地道：

“爹，常田还没从学校回来呢。你找他要干啥？”

还没放学？这当儿都什么时候了，翁笑安闹不清楚。媳妇俯身期待着他的答覆，他的手又往起一抬：

“挂电话。”

廖冰莲敏捷地踱到茶几上的电话机子前，一面摘话筒一面询问：

“往哪儿挂？”

她的动作那么轻捷利索，外人怎么可能看出她是害过精神病的啊。翁笑安脱口而出：

“挂给树纯。”

翁笑安看到廖冰莲愣了一下，但她还是拨了号，翁笑安似想起了什么般道：

“挂通了，我来讲。”

“通了！”翁笑安的话音刚落，大儿媳已把话筒递了过来。

翁笑安接过话筒，问了一声：

“是树纯吗？”

话筒里传来一阵电话铃声，原来树纯那儿的电话还没人来接呢。廖冰莲是怕直接和树纯对话，一听到对方的电话不是忙音就把话筒递过来了。有人接电话了，是个女的。她“喂”了一声。

翁笑安只得说：“我找翁树纯。”

“你是哪里啊？”

女人不但去找树纯，反而盘问起他来。翁笑安照实道：“我是翁笑安。”

“噢，”女人的语气不是那么矜持了，相反顿时显出了不安，音调也明显地温和了，“他到省委开会去了。”

“那么好，”翁笑安用指示的口吻说话了，“他回来，你就转告他，就说我让他回栖水来一趟。”

“好的好的，我一定转告。”

翁笑安把话筒还给始终站在一旁，双眼骇然瞪着他的廖冰莲，廖冰莲听了一下话筒，挂断了电话。翁笑安想起了什么似地问：“你这电话，挂的是他家里，还是省文化厅？”

“家里。”廖冰莲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眼神里除了惊愕，还透出点儿疑惑，“咋个了，爹？”

翁笑安摇了摇头，又摆一下手。电话拨到树纯家里，接电话的是个女人。这女人的声气，绝然不同于保姆，翁笑安自然能猜到她同树纯是个什么关系。只不过他不能告诉廖冰莲，虽说树纯和廖冰莲离婚好几年了，但树纯有可能再婚，有精神病史的廖冰莲，却是绝无可能再嫁人了。况且她的病，最忌讳的就是受刺激。刚才想到拨电话，翁笑安张口喊孙子常田，就是不想让廖冰莲替他接。

“爹，你真要让树纯回家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有……有急事。”这么盘根究底地打听，在廖冰莲是少有的事，她历来贤淑、温顺，知道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决不多一言一语。

“听说了吗？关于瑶兰开发的事。”翁笑安并不觉得廖冰

莲多言多语罗嗦，相反，今天他倒愿意和她聊聊。

廖冰莲使劲点头：“听说了听说了，说得好热闹，瑶兰原始森林要开发，光是方案，就有好几套。”

“是罗是罗！”翁笑安点了一下头，“就是想让树纯回来，细摆细摆，了解一下。”

“爹，你都七十五了，还操这闲心。”大儿媳妇直言快语地道，“咋个干，咋个开发，由别人去搞就行了呗！”

翁笑安笑一下，廖冰莲怎可能了解他的心思！他举起手来，示意她坐下，缓缓地道：

“瑶兰村寨上，犁田耙地的水牯牛，见过么？”

“见过，爹。力气好大。”

“是罗，”翁笑安眨了一下眼睑，慢条斯理地道，“飞来飞去的牛虻，叮在它身上时，大牯牛有何办法？”

“它拿尾巴扫呀！”

“那牛虻叮在它脑壳上，尾巴扫不着，它又咋个办呢？”

“急得跳脚呗！”

“对啊！”翁笑安道，“到急得跳脚时，就来不及了。”

“说齐天道齐地，爹还是放心不下啊！”廖冰莲一下子明白他的意思，也放声爽朗地笑了起来，离座起身，走出客厅。

瞅着她的背影，翁笑安脸上的笑容倏地消失了。瑶兰要开发，报纸上登，电台上叫，电视里播，栖水团转四乡八寨的人们说得口干舌燥，唾沫飞溅，就是没个人来跟他讲，他的心里是啥滋味！据传方案有好几个，他连一个详细的都没听说。他有必要把在省城里担当要职的大儿子喊回来说道说道，听听究竟是个怎么回事儿。二儿子树仁同样聪明能干，在栖水这地方可说算得一个人物，但他终究只是个供电工区主

任，站得不高，势必看得不远，只能属于一个干的角色。三儿子树杰就更不消谈，他在栖水大学教的是经济，却一天到晚喜欢谈政治，一说话就离谱，翁笑安对这小儿子最看不顺眼。树纯回来时，他得把树仁、树杰一起喊来，让他们尽情地说、畅怀地说，他呢，也从几个儿子的畅所欲言中，搭搭整个社会的脉搏。谁说他老了，不该操此闲心？贺文朴这样的人，都要出大丑闻，他当爹的，能不留点神！

“爷爷。爷爷！”在栖水中学读初中二年级的长孙翁常田一阵风地跑进客厅，书包都顾不得放下，气喘吁吁地站在他跟前，激动得涨红着脸儿道，“蓝鸽儿姑姑到栖水了！”

翁笑安的双眉一颤，惊喜地问：“你见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常田晃着身子，书包里的铅笔盒咕咕作响，“是人家看见的，说她来几天了。”

“胡打乱说！”翁笑安连连摇头。

“硬是有人撞见她。”常田一脸的正经。

翁笑安乐道：“你姑姑是全国有名的歌星，栖水街上到处挂着她的照片多得数不清，这是你说的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歌迷们传神了，谁都可以说见过她。可你细想想，她到了栖水，能不来爷爷这里吗？”翁笑安试图说服孙子。

翁常田不以为然：“爷爷，我家算个啥！栖水温泉山上那么多花园别墅，装修得赶上星级宾馆，蓝鸽儿姑姑来了，准会住那儿！”

“那儿贵。”翁笑安一本正经道。温泉山上的花园别墅群落，他早听说了，里头还配有总统套房，岂是一般百姓住得起的！

“啊哈，爷爷，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！”初中二年级的孙子嘲笑起祖父来，“你没听说，那些特型演员只要上台一站，拿腔拿调说上几句，就能赚几百上千，几千上万。但他们还不能和歌星比，像蓝鸽儿姑姑这样的大歌星，出场费少说都在万元以上，她才不会嫌宾馆贵呢！”

“呃……”翁笑安答不上来了，但他仍不相信，蓝鸽儿到了栖霞，会去住宾馆，而不到他这里来。要晓得，她是从这个家庭里走出去的呀！退一万步讲，即使她真在宾馆住下了，宾馆接待处长还能不挂个电话过来？翁笑安乐呵呵地拍了一下孙子的肩，“别胡思乱想了。歇一歇，做功课去吧。”

初中生兴冲冲地回家把喜讯报给他，讨个没趣，显然有些不悦地摘下书包，转身时撅着嘴，边走边道：“爷爷，你爱信不信。反正，栖霞中学里都传遍了，蓝鸽儿来了，好几个人见过她。”

翁笑安苦笑一下，又摇一下脑壳。这问题，看来也只有等蓝鸽儿真正来了，由她给常田解释了。不过，由此真能看出，蓝鸽儿在这些年轻小伙中的影响。他们为她的即将到来，简直疯了。只有翁笑安心里清楚，蓝鸽儿此来，是专为他的寿辰演唱，她要陪伴他度过欢乐的几天，给他的心灵带来一点慰藉。在孙子面前，翁笑安也没有必要表白了。莫非他还需要她来陪衬自己！况且他的生日也是她主动提及他才想起来的，都是在人世间过了七十五年的人了，生日不生日的，他早就淡漠了。

“只要我稍一疏忽，事情就做不好。”

许怡屈膝跪在床上，把从抽屉里好不容易找出来的一块

深赭色的毛巾裹到床头壁灯上去，顿时卧室里的光线便晦暗下来，夜的静谧中有了几分朦胧，几分优雅。遂而她就势转过身来，倚着皮革床栏，笑吟吟地瞅着他，娇嗔地问：“气氛是不是要好一些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翁树纯由衷地点着头，目光始终含情脉脉地瞅着她。她已年近四十，可浑身还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，看着她几近裸露的躯体，那么白皙，那么光润柔滑，那么有魅力，翁树纯常会觉得，她要比他年轻得多，仿佛她仅二十几岁，是个妙龄少女似的。

“那么来吧！”她偏一偏梳理得端庄娴雅的头，轻轻地拍一下纤巧的双手，招呼他道，“若是装上一盏小巧的迷你灯，深柠檬黄的，室内的气氛会更高雅、舒适的，带有诗情画意。”

翁树纯点着头，表示相信。他的心头又一次掠过那个想法：她的丈夫怎么会甩了她，而又去娶个光是外表漂亮、啥事都不懂的大学生！对这样的女人，他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呢？是的，许怡的眼角隐隐地有了点皱纹，可这使她笑起来更深沉、更迷人。哪像二十多岁的小姑娘，笑起来一览无余的，没心没肺，一点味儿也没有。翁树纯走近床头，挨着她在床沿上坐下。她微笑着，向着他仰起脸来，一双手轻轻地触碰了一下他的肩头，遂而移到他的胸前，轻柔地抚摸了一下。他觉得和异性相亲的舒适与喜悦，他感到此时才是真正的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的休息。他揽住了她的柔滑温暖、富有一点弹性的身子，俯下脸去，轻轻地吻着她。

她带着娇嗔的喘息轻吟接受他的吻。她的双手勾住了他结实的脖子，脸上是一派痴迷的陶醉之色。她的双眼微闭，淡淡地涂了一层唇膏的双唇微启，鼻翼轻微地颤动着。他觉得

甜美无比，久久吻着她。

“你吻得真细腻，真令人神往。”

在他们都几乎喘不过气来时，他听到她在感叹，那声息里充满了由衷的欢悦。这对他无疑是赞美。他伸出双手，轻轻地探摸着她的脸，她的鼻梁骨，她的颈项。她更高地仰起脸来，睫毛在眼睑下蝉翼般抖动着。

她的手轻捷熟练地解开了他的睡袍腰带。他觉得她的手丝绸般轻拂着他的胸膛，一股暖流在他全身荡漾开来。她的脸偎贴在他的胸前，朝着他仰起来，还眨巴着眼睛，嗫嚅般问：

“舒服吗？”

他含笑颌首，一只手在她背脊上摩挲着。她的健硕结实的腿在床上划了一下舒缓地伸展开去，他的眼角刚溜过去，她的双臂便展开来，热烈地拥抱着他，贴紧他，说：“我离不开你，树纯，我不能想象以后还将失去你。哦，我爱你！”

他端详着她的脸，她的双眼闪烁着泪光，满脸洋溢着激情和若有似无的忧伤，他不忍看她这副伤心的样子，又吻了她一下，说：“我也爱你，许怡。”

“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”她的脸上拂过一道明朗喜悦的光，“我什么时候可以光明磊落地走进这幢楼房，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家庭主妇，一心一意地服侍你？”

翁树纯的双手捧起她的脸，凝神定睛瞅了片刻，他知道这是她发自肺腑的心里话，是她真诚的愿望；是她生活的目的。而由她说出这些话来，是多么不容易。她是个副研究员，她有自己的专业追求，在人前她又是那么娇羞腼腆，唯有在他跟前，她才大胆地赤裸裸地把一个女人的心灵和躯体率直

地奉献出来。他懂得这当儿尤其要珍惜，说话更要小心。她等待宣判般期待着他的答覆呢。

“等我——”他说，“等我去了洒水回来，我们就结婚，好吗？”

她的脸上布满阳光般笑了，洁白整齐的牙齿使她的脸庞愈加增添了几分妩媚：

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

他嗯了一声，尽量保持脸部的平静和自然。

她支着膝盖坐起来，主动在他嘴角热辣辣地吻了两下，说：“不行吗？我们不是要结婚了吗？去见见你的家人不正是机会！你是怕遇见廖冰莲和一双儿女？那有什么，我们结了婚，他们最终总是要知道的。再说，再说你父亲来的电话恰是我接的，要瞒也瞒不住。”

“问题不在这里。”翁树纯掩饰地蹙了一下眉头。

“那又是什么原因？”她以一个热烈奔放的姿势纵身跃起，整个身躯偎贴在他的胸前，仿佛一棵柔软的藤索缠住了树干。“不能跟我说吗？”

“照理是不能说的，”他脸上浮着矜持的笑，双手抚慰般摸着她裸露的肩膀，“因为目前，对全省甚或全国来说，这还是绝密的。”

她眼里的疑惑之色消失了，她相信他说的是真的，不是找一些话来搪塞敷衍，她有些发怔地望着他。

他瞅着她的表情变化，晓得她信了。她又吻了他，带着信赖和无限的温情，并且娇柔地要求着：“告诉我。”

他蹬去了拖鞋，双腿也移上了床，把伶俐小巧的许怡环抱在怀里。她呢，也取一个更舒适惬意的姿势，扯扯他解开